

往事如昨

# 我经历的侦察集训

范作军

“翻高山，跨险峰，我们是人民的侦察兵……”这首《侦察兵之歌》让我难以忘怀。当年我参加的第一次侦察集训，给我的历练更是至今难忘。

一

1972年的五一节过后，我所在的师直特务连与各团侦察分队进行集中业务训练，师侦察科长进行了开训动员，令我们意外的是他最后强调了写字的问题。他说：“侦察兵不仅要学习擒拿格斗、游泳攀登等技术，还要接受一些军事参谋的业务训练，比如军事地形学。你不仅要学会识图用图，还要会制图，用侦察获得的资料，写成书面报告供首长作战使用，这就要求字迹不能潦草，以免辨读有误影响指挥。”他同时要求：“我们绘制的侦察地形图，图纸上的名称统一规定为仿宋体，图内标识字体必须是仿宋或黑体字，书面报告必须是规整楷书，另外标明等高线高程的数字也要书写规范，这要作为今后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！”从此师团侦察兵们的练字、写好字开始蔚然成风。

集训的第一个科目，就是《军事地形学》，因为一些理论较深奥，加之当时普遍文化程度不高，因此采取的方法是边学习理论边进行实践。记忆犹新的是一天晚饭过后，排长宣布夜间进行单人按方位角运动训练，并告知其中一个方位物设在坟地中的独立树上。我一听心里就发毛，思量了半天，还是把配发的五四式手枪交给班长，换上班长的冲锋枪，打上三棱刺刀，带上匕首出发了。离开营房后天越来越黑，这时满脑子想的就是下一个方位物是否是坟地？越想越紧张，枪就攥得越紧，走着走着，在前方一片阴暗的地形中，静谧的空中突然扑棱棱飞起一片惊鸟来，凄厉的叫声顿时令我毛骨悚然、紧张万分，浑身直冒冷汗。端着冲锋枪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方位树，拿到了设置物，在咚咚地心跳中，我快速地离开了坟地，去寻找下一个方位物。规定的时间将近，大家陆陆续续返回了营房，当规定的时间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后，仍有两人没有返回。排长下令三人一组分头寻找，终于在下半夜将迷失的两人找回。刚睡下不到两个小时，起床号吹响了，于是一番紧张的动作，全副武装的五公里越野跑又开始了……

之后的科目是到胶南县（现为青岛市黄岛区）一处山地训练攀登技术。该山主峰海拔数百米，地势险峻多是悬崖峭壁，是攀登训练的理想之地。当时要求以班为单位，走不同的路线，按图运动到藏马山下的驻训点。谁知行动到上半夜却下起雨来，根本无法阅图，按大致方向走到一个村庄时，班长果断下令进村找民兵带路。半夜三更，好不容易找到了民兵连部，却叫不开门。这时班长一声令下，手枪组搭人梯翻墙，进院后报上部队的代号及要求，并将手电筒光对

向自己。值班民兵这才相信，派出了两个民兵携枪一前一后，将我班第一个带到了目的地。对于我班机动灵活地处置情况，侦察科给予了表扬。

二

攀登训练主要科目是三点固定上下（包括用特制铁锤钉取T型钢锥）、单环节下降及押送俘虏、护送伤员下降的方法。许多人在电视或现场观摩中见过消防员从几十米高的楼房上，用一根绳索牵引在身上，左手握着上端，右手从裆后抓着绳子的下端，双脚一蹬墙壁，趁身体在空中游荡时，右手快速送绳，待双脚落墙再蹬，迅速下降了相当的高度，如此反复，几秒钟的工夫就已安全落地，这就是单环节下降。所不同的是，消防员所蹬的墙壁是平整的，要安全得多，而侦察兵所蹬的是凹凸不平的石壁，稍有不慎蹬偏，就容易失去平衡造成碰撞伤。训练之初多有擦头蹭脸、碰膝划腿的，至于抓石攀登，几乎每个人的手指都被磨割得皮破血渗，疼痛钻心。

射击训练，主要是在进入树林、高苗地进行搜索前进中，对随机出现的隐显目标进行抵近射击，要求发现快、举枪快、击发快、射击准。夜间射击则是在距离100米的半身靶上，安设了闪光点进行射击。在闷热的天气中，这两种射击训练尽管扎腿扎袖口，但裸露的皮肤及衣服贴身处，总会被蚊虫叮咬得奇痒，轻挠不解决问题，挠重了皮破脓肿，虽然擦了药水，可上午擦了下午又咬上了，白天擦了夜晚又咬上了，个中滋味一言难尽。

擒拿格斗、捕俘训练，每天不仅汗一身泥一身，而且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也是寻常事。记得有一次在格斗训练中，我忽然感觉肠道像是被人双手紧攥，使劲一拽，顿时疼痛难忍，不由自主地立刻摔倒在地，浑身蜷缩冷汗不断。军医说是训练强度太大造成肠痉挛，过了半个多小时后，才逐渐恢复正常，喝了点水，我就继续训练了。

在游泳训练中，战友们晒得一身水泡，一度疼痛难忍而无法正常睡眠。武装泅渡，身穿军装扎腰带，背枪携带手榴弹，十公斤以上的负重，甭管谁的泳技再好，没有不喝一肚子水的。江苏一位姓许的战友，在武装泅渡中被水呛肺，救上来后尽管注射了强心剂进行抢救，但仍未能挽回他年轻的生命，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中。苦吗？累吗？危险吗？铮铮的誓言与口号是：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！”“苦不苦，想想红军两万五；累不累，想想革命老前辈！”

三

为了与67军侦察连进行侦察与反侦察对抗演习，集训队在济南某山水库

旁边设立了驻训点。当天到达时，天色已晚，战友们放下背包清扫完街道卫生后，又把临时作休息间的一排房子中的杂物整理好。吃过晚饭，在全天卡车与火车换乘奔波的疲劳中，很快就入睡了。半夜时分，大家又相继被奇痒挠醒，用手电筒一照：哎哟！每个人浑身都是密密麻麻的红色疙瘩。往被褥上一照：天呐！数不清的臭虫在爬动，一见灯光都快速地爬向墙边朽木的裂缝中……这一夜折腾得再也无法入睡，军医忙着联系药品，我们忙着再清扫，用连夜送来的药品涂抹，并对衣服被褥进行了消杀，直到两天后才消停。

某山因形似一头伏卧的猛兽而得名，又名聚仙山，相传唐朝大将秦琼常与好友在山头聚会而得名，附近的黄花山还有金朝的艺术珍品——佛造像。某山水库也称镜儿湖，流域面积557平方公里，是一座大型水库。这周围的地形比较复杂，很适合进行捕俘的综合战术训练，训练设置了攻守双方，并相互轮替。经过观察和抵近侦察，摸清假设敌的防御情况，夜晚偷袭捕俘成功后，即抓即离从水上押运俘虏返回。在现场没有发现可用的天然器材情况下，就利用军裤，将裤脚扎紧，泡湿后沥掉水，双手握住裤口，由后迅速向前兜气压入水中，将裤口扎紧做成气囊，颈、腰、腿各放一个，利用蛙泳拉推返回（那时塑料袋平常根本见不到）。训练中反映出的最大问题是：夜间侦察人员在相互离开目视距离后，如何进行及时有效的联络。后来在1976年，我有幸参加了原济南军区在威海举办的侦察战术训练研讨班，当时还聘请了中苏珍宝岛战役中两位侦察英雄来授课，当提问到通信联络问题时，他们也表示虽然有改进，但与美苏军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当时心想，什么时候我们能赶上美苏通信就好了！如今的隐形无人机，红外智能探测器在夜间无光的情况下，可清晰地夜视几十公里，村民们用相控阵雷达来观察驱赶野猪……这在当时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简直是像科幻一般。

四

训练尚未完结，一道命令下来：当晚就出发，按图行进，奔袭90公里，24小时内抵达演习驻训点，与67军侦察连进行对抗演习。走到下半夜时我饿了，但一想到奔袭全过程只发了四个火烧，只好忍了，在第二天早上才吃了一个。将近天明时，走着走着我忽然一头撞在前面战友的背包上，猛然一惊却茫然了：怎么回事？后面的战友说：“你走路，不是偏左就是偏右。”我这才反应过来：原来在崎岖的山路上走，时刻紧盯着脚下的路况，而来到平坦大路上，高度紧张的注意力一松弛，走着路睡着了。白天，三伏天的奔袭，顶着似火的骄阳，衣服上的汗水就没干过，中午休



当年的侦察集训教材

息吃饭时，火烧一口也咽不下，只能喝些水，就像得了厌食症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、也是唯一一次出现这种状况。吃不进东西体力下降很大，走起路来头昏脑涨，双腿无力，当时真是后悔，干嘛半夜饿时不吃一个！只能是把发的咸菜放到嘴里嚼。直到傍晚休息的时候，才恢复了食欲，这时囊中羞涩的战友发现我还有三个火烧，立马过来打秋风，还美其名曰：“地主家就是有存货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！”

从化装侦察到演习结束共三天的时间，在广场上，67军侦察处三十多岁的郑参谋进行了总结讲评。讲评中，他还以诙谐的口吻说：“你们呐，一个个都是大闹天宫的主哎！侦察连炊事班专门给处长留了一个大甜瓜，晚上演习，也不知是哪位齐天大圣的嗅觉灵，得了先手。”大家一听，顿时一阵哄堂大笑。总结完后，郑参谋又接着上了一堂政治教育课，其核心思想是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！他没拿讲稿，侃侃而谈，深入浅出，引人入胜。我是第一次聆听他生动的演讲，很受震撼，心想，我们军队一名军事参谋的军政素质都这么棒，还愁带不出一流的侦察队伍？

五

演习结束后的第二天，我师集训队又拉到了黄河大堤上，科长简单动员后，各分队就组织下水渡河训练。

三伏天降雨频繁，河水暴涨，水流湍急翻腾，携带着泥沙的黄褐色水面上泛着白沫，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冲击着河岸，发出轰鸣声。战友们在王副连长的指挥下，有序地向水边奔去。这时我前面的一位水性较差的战友却腿抖挪不动步了，被副连长看到了，厉声喝道：“你给我领最后一次津贴！”说完一把攥住我的胳膊，拉到他身边对我说：“小范，到水里你给我看紧点！”我立即喊道：“是！”急忙跑下去对这位战友说：“你游泳技术不如我，副连长让你在水里听我指挥！”他点头表示服从。从岸边往河的中流游较顺利，但到了河中流想要游出来却十分困难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，把你拽在湍急的水流中，你拼命地刚游出一点，想缓口气，立刻就被拉回河中流，向下游冲去。游着游着战友前面出现了一个大漩涡，越向前游就越往漩涡的中心去，我一看大声喊道：“往回游！往我这儿游！”总算有惊无险地游到对岸，这时下水地点的岸边已经看不到了。

侦察集训这种严峻考验，是课堂教育、学历教育所不具备的。正是这些艰难险阻，暴雨激浪，磨炼了人的意志，增添了豪气，丰富了人生。如今虽然离开那个年代已经半个世纪了，但我还是经常在惊梦中又回到了军营，回到了侦察训练场……